

徐訏文集

上海三所書店

今天六子到子信家

如之備船之柱受割如之備船之柱受割

第 12 卷 · 散文 ·

徐訏文集



上海三
里书店

目 录

骆驼与蠢马	1
野熊与家熊	11
一只美丽鸟儿的故事	20
胡 髭	30
画眉的故事	40
镜子的疯	47
“专一”与“永久”	53
光荣与死	56
猪肉的价值	62
阿大、阿二与阿三	72
无刀之乡的“蛙刀”	77
帽子的哀荣	83
老虎的“黑手”	89
文学家的脸孔	94
《成人的童话》后记	98
鲁森堡的一宿	109
蒙摆拿斯的画室	114
决 斗	126

结婚的理由·····	137
英伦的雾·····	147
住的问题·····	165
病·····	171
我的照相·····	178
太太的更正·····	183
避暑·····	191
上学·····	195
寻病记·····	202
看艺术展览会·····	206
妹妹的胖病·····	210
《传杯集》序·····	217
驯兽的哲学·····	221
当心恶犬·····	226
妻的花钱·····	231
讨 债·····	242
表·····	251
礼尚往来·····	259
无题的纠纷·····	268
序皇甫光《无声的钢琴》·····	276
妹妹的归化·····	282
马来亚的天气·····	296
打 赌·····	307
太太的嗓子·····	318
嘴的堕落·····	325

风 声	330
盘古氏的故事	336
生老病死	340
轮 回	348
地 狱	355
客	362
裸 体	367
人 影	369
老	371
自 杀	374
生的痛苦	377
长 寿	379
笑	384
隐身术	388
裸 装	391
夜 释	396

骆驼与蠢马

是初秋雨后，新月初升的晚上。

狮子睡着了；虎正在山谷中伺猎食物；花豹伸他美丽的腰，在追逐异性；兔子在林下嬉戏；豺狼成群地在野道上叫啸；斑鹿在湖边赏月，摇着长角与水底的柳影比美；象在湖深处洗澡；羊群都已经回家；牛已经工作疲倦，在草地上休息。

风微微地吹着树林，树梢上乘凉的夜莺唱起歌来，许多的鸟儿都应和了，这像是一个庞大管弦乐队的合奏，引起湖边的青蛙，林中的蟋蟀都喝起彩来。

月下的树林更显得无限的和谐。

这时候，有一匹马孤独地在溜达，他被人养得正肥，不知道工作，也不懂得世界上画的美，音乐的美与诗的美；他对于月色湖色不感到兴趣，对于满林的乐声不会聆听；他感到寂寞，溜来溜去不知怎么才好！他舔舔草地，但并不想吃，他实在吃不下了；于是溜到湖边，喝一口水，但随即吐去；他四面望望，天是蓝的，月儿露着金色，树林黑黝黝，他只有知觉或者说只有感觉，他不会想象、思索，世界在他都没有疑问。鸟唱得热闹，他也仰天蠢嘶一声，引得鸟儿们都笑了，他不知道这是好意还是坏意；可是再嘶一声的时候，蛙儿们对他咒骂起来，林中的鸟儿也更笑得凶，他才感到不好意思。他溜开去，他看见一只斑鹿在湖

边,他缓步地过去,好奇地看看她;美丽的斑纹与美丽的角,他看了不会鉴赏。看她痴立在湖边,他也就去站一会,站不出什么意义,于是他问: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斑鹿听了笑出来:

“你没有看见月儿在柳丝里的笑容吗?你看多么美!”

马看了半天,看不出月儿的笑容,又莫名其妙地走开去。

正在这匹马百无聊赖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清脆悦耳的声音自远处传来。他就扬起他的蹄子,飞也似的跑过去看。那是一只骆驼,驮着沉重的东西,在那里前进,项间的驼铃响着骄傲的调子,于是马儿笑了!脑里浮起了一种思想:“这样缓慢的步子么?”他于是飞起蹄子,直追而上,一霎时烟尘起处,他早已在骆驼十几码前,回顾骆驼还在那里缓缓地走,驼铃还是“铛……”“铛……”地响着,他于是就躺下来等候,等骆驼赶上来了,他又站起来飞跑一阵,接着又躺下来等候;等骆驼再赶上来,他于是又飞奔上去,这样好几次,可是骆驼还是“铛……”“铛……”地按部就班,视若无睹地自己走自己的路。于是马儿歇下来,看那骆驼远去,远去,远到快看不见的当儿,他又是一阵烟似的赶了上去。那时骆驼正上一个山坡,马儿直追而上,径趋山顶,于是山上的猴子一齐鼓掌嚷着:“好快!”“好快!”马儿于是真正得意了。他扬着蹄子再向前奔去,许多猴子在树上穿来穿去追上去,一面喝着彩,鼓着掌,一直送他下了山,可是那时骆驼还未走到山顶呢。

马儿下了山。猴子们都已陆续散尽,那时马儿也已经疲乏,看见一弯清泉,他就大喝一阵,躺在水边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夜已经深,天上有一轮明月,无数星星,马儿站起来,扬扬他的尾巴,他已经恢复他的精神了。忽然又听到“铛……”“铛……”的声音在辽远的前面作响,他知道那是骆驼,他想:“他难道要同我比赛吗?”于是,一阵烟,马儿飞也似的又赶去了。铃声在

耳边荡漾,显着无限的傲慢,马儿自语道:“你以为赶上我了吗?”他更紧迫地扬他的蹄子。

铃声在耳边荡漾,但是马儿不知道骆驼在哪一个方向。碰巧一只长颈鹿在路边,就向他招呼,问:

“先生,借光了,你看见一只秃毛的响着铃铛的傻子吗?他去哪一个方向?”

“怎么?你问他干吗?”长颈鹿反问他。

“我打一个瞌睡,他就赶上我了。”

“怎么?你打算同他比赛吗?”

“可不是,不到一分钟,我一定在他前面了。”

“那自然,可是再一年,你永远在他的后面了。”

“这怎么讲?像他那样,秃毛,脱顶的傻头傻脑的东西!”

“先生,还是歇歇吧,下去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你就会死在那里。”

“你不要胡说,你以为我像你一样懒惰无用吗?”

“不瞒你说,老虎在那边渴死过,狮子在那边饿死过,白象在那边焦死过。”

“什么狮子,老虎,白象,我不认识,我不懂;我不管他们。请你不要耽搁我的工夫。只告诉我这只秃毛的笨虫的方向好了。”

“啊,你不信拉倒,他,他就在那面。”她用她的长颈指骆驼去的方向。

“好,谢谢你,再会。”

“不但再会,而且永别了!朋友。”

马儿恐怕没有听见他的话,因为他已经飞也似的去了,剩下一阵烟在空中飞扬。骆驼正在缓缓地前进,马儿只费两分钟工夫就赶上了他。于是马儿对骆驼说:

“骆驼先生,你看,我随随便便就把你赶上了。”

“自然,马先生,你当然比我跑得快。”骆驼客气地说。

“那么，为什么‘铛……’‘铛……’地要自己走自己的路呢？”马更加骄傲了。

“为什么不？”

“你应当跟我走！你应当听我指挥，依着我的方向。”

“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为什么你可以干涉我？”

“干涉你，因为我比你跑得快。”

“我没有工夫同你争，你快你的就是。”

“但是当我休息睡觉的时候，你必须等我。”

“这怎么可以？”

“那么我就同你比赛。”

“我不同你比赛，我从来是爱好和平，不同人作这些意气之争的。”

“你这个懦弱者，但是从此以后，我永远在你前面走，你不用想赶上我一步。”

“那么请吧。我不是为你而生存的，我有我更大的使命。”

“但是有我在你面前，你一切的使命，在你未达到前我早都达到了。”

“那么请吧！”

于是马儿冷笑一声，跑了几步，可是又回过头来说：

“你倒上来！哈！哈！哈！”于是一溜烟似的前去了。

骆驼还是“铛……”“铛……”地缓缓地走。

第二天夜里，骆驼穿过一片草地，在一个小池边看见那只马儿睡着正酣。

骆驼没有喊醒他，“铛……”“铛……”地自顾自地前进。

当骆驼前去了以后，一只蛙儿从池里跳出来，笑着叫马。

“马将军，你说的那只秃毛的傻子，他早就‘铛……’‘铛……’地前去了。”

“啊，让他去吧，他走一天的路，我一个钟头就赶上了，现在我

正想睡呢。”

于是马儿又睡着了。

蛙儿数着驼铃“铛……”“铛……”的声音，听它慢慢地低微下去，低微下去，一直到听不见了，可是马儿的鼾声正响着呢。

到天色微明的时候，马儿醒了，他用尾巴拂拂身上的灰尘，吃了许多草，喝了许多水。

蛙儿在旁边直替他着急：

“你到这时候才醒来，还不快一点赶上去，还要这样那样地耽误。”

“哈哈，你看着，我一个钟头就赶上他了。”马跳跃几下。

“你不要吹牛，你赶上赶不上，反正我也看不见。”

“好，我带你去，你跳在我背上看看就是。等我赶上他的时候，你也可以对他笑辱，说：‘哼！哼！我都赶上了你，你还要同马将军憋气！’”

蛙儿高兴得嚷起来，从马的脚上连爬带跳地升到马背，于是马儿嚷了一声“好”，就飞也似的跑起来。

蛙儿在上面坐着，像腾云驾雾一样，快乐到极点。大概两个钟头后，“铛……”“铛……”的驼铃声又隐约地可以听见了，于是蛙儿欢喜得叫出来，继而这铃声越来越清楚，清楚，于是蛙儿站在马背上远眺起来，果然那骆驼在荒野中踉踉地走着，他对马说：

“可不是，这个秃毛的大傻子在爬呢！”

于是马儿四只蹄子一跃，几个箭步，就把骆驼赶上了。

“骆驼先生，如何？”马儿放缓了步子微笑。蛙儿原是唱手，这时大声地唱起歌来：

大傻瓜，

毛儿秃，

身子大，

脚骨粗，

腿儿壮，
跑起来，
前脚像长疔，
后脚像长疮！

唱完了，他与马儿都哈哈大笑起来。

骆驼没有理他们，非常沉着地对马儿说：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回去吧！这里已经是荒漠，一直再过去就是万里无际的沙漠了。”

“沙漠？你想用沙漠来吓我么？”马儿自恃地说。

“沙漠？你吓我都吓不倒，还想吓马将军？”蛙儿在马背上说。

“在那面，老实告诉你，老虎渴死过，狮子饿死过，白象也毫无办法地焦死过。”

“但是，他是马将军！”蛙儿说完了又唱起来：

马将军，
腿儿健，
腰儿细；
一口气跑百里！
一口气跑千里！
一口气跑万里！

于是马儿又骄傲地笑了！蛙儿也哈哈大笑着。

可是骆驼不响，昂着首“铛……”“铛……”地前进。于是马儿又是一溜烟似的掠过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那马儿总时时在骆驼的前面，可是一睡着又被骆驼追了过去。

直到有一天的中午，马儿已经追过骆驼十里以外，是沙漠，附近没有一滴水，一根草。马儿说：

“你替我看，哪里有水？我口渴！”

“水？我早快渴死了，没有啊！”蛙儿哑嘶着嗓子说。

“没有，我要你寻。我带你来做什么的？”马儿焦躁地说。

“但是一路我都注意着，注意着，可是没有啊！我自己也要喝呢。”

“你自己，什么你自己；限你一刻钟寻到，寻不到我一脚踩死你！”马儿暴戾地说。

“我看你也累了，睡一会吧，马将军我去寻水去，寻到来叫你。”蛙儿跳下马背。

“睡？怎么睡？没有树，没有草，就睡在这沙漠上面吗？”马盛怒地咒骂，但是也无可奈何地睡下去了。不过渴在心头，他没有法子睡着。

蛙儿一个儿在沙漠上连爬带跳地寻，寻水，水没有；寻草，草没有；忽然一种清脆悦耳的“铛……”“铛……”的驼铃又隐约地听见了，他计从心来，快地回到马儿那里。

“水寻到了吗？”马儿正渴得发疯，烈火般问。

“水，没有！”

“没有。”马儿跳起来，挥着蹄子几乎要踩蛙儿的身子。

“可是，马将军，大傻瓜就上来了，我们不是有办法了吗？”

“有什么办法？”

“他还有尿，我们等着喝一点就是。”

“尿？我去喝他的尿？”马露着一头青筋，眼睛发着火。

“铛……”“铛……”的铃声果然近了。骆驼还是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

马儿一声不响，等骆驼过去了，跟在后面走，蛙儿也同马儿一起连跳带蹦地跟在旁边。

大概一刻钟的工夫，果然骆驼撒尿了，马儿赶紧用嘴盛着喝。蛙儿也挤着想揩一点油，马儿一气，一飞蹶子把他踢到几丈路外，

实在是渴！”

“喂，这田也没有水。”

帮他上去。站起来，驮着他缓缓地前进。“铛……”“铛……”“铛……”“铛……”“铛……”“铛……”，马儿这时感到这声音更加神圣庄严了，太阳正烈，他闭着眼睛，喘着气，忽然眼前一黑，全身抽搐，他与这可怕世界永久脱离了。

当骆驼走到前面水草处，把他放下来，用水救他，但怎么也救不活了。于是骆驼叹口气，摇摇头，昂起首从容地走自己的路。

“铛……”“铛……”“铛……”这声音慢慢地远去，是马儿的丧钟，但也好像替马儿祈祷灵魂的安息。

野熊与家熊

在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有草的原野里,有一个时日,有两对熊同时生了一只小熊,它们羽毛的色泽以及身体的高度与重量竟完全一样。

父母都有强壮的体格与掠食的本领,所以很快地把这两只小熊哺养起来,在同一环境之中,那里阳光总是光亮的,空气总是清新的,所以那两只小熊竟长得同样的健康与强壮。

它们起初会爬,后来会走,再后来也会跑几步了。靠着父母,它们不用愁吃,但是它们需要游玩,两个年龄相仿,健康相同的熊,做个伴侣自然再好没有:于是它们们天天在一起,一同唱歌,捉迷藏,赛跑,摔跤,从早到夜,它们把全身气力玩光了回家睡觉。好在它们不像人们的复杂,所有的技术都在游玩之中可以学得,所以日子并不算虚抛。

它们天天在长大,天天在进步,无意识地学会了将来有用的本领,如怎样把自己隐藏起来,怎样突然跳出去袭击别人,也知道了有些同自己颜色相同的草木可以保护自己,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而自己可以看别人,它们慢慢不自知地学会了一些登山与爬树,它们俩长得一样的机警,一样的勇敢与一样的结实。

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它们在生长之中,进步之中把时间打发过去。

一点精神。骆驼看他萎靡地在后面，回过头来问：

“马先生，为什么不往前去呢？”

“我要赶上你是很容易的。”马儿说着拼着命奔上去了。

一天复一天，一里复一里，路程是遥远的，骆驼总是昂着头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马儿碰着水草，就飞奔了许多里地，否则渴极时只好在骆驼后面等喝骆驼尿，或者冒着险拼命前奔，以冀前面有水草等他。他早已不如以前，已经瘦弱不堪了。

一直到许多日子以后，马儿有四天四夜寻不着一点水草，他乏极，渴极，最后以为前面一定可以有，于是拼着命前奔，以赌他的命运，谁知飞奔百里路的过程中，竟完全是沙漠。他实在走不动了！躺下，太阳晒着，渴着，肚饿着，他只好静等骆驼赶上来撒一点尿给他喝。可是骆驼还没有来。

于是马儿支持不住，躺在地下喘气，站也站不起来，身子也翻不转来，心跳得凶……他感到害怕，四面看看，荒漠中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生物，他感到孤独，凄凉。

这时，忽然有一种声音传来了，这声音在这荒漠之中，使他感到庄严，神圣，悲壮，激越……这像天国的福音一般，令他肃然起敬，令他喜悦。那不是别的，那正是迟缓死板的驼铃。

马企盼着，驼铃终于近了，那秃毛的傻子也到了。这骆驼还是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昂首走着。

马儿想振作起来，跟在骆驼后面喝口尿，但是怎么也站不起来。眼看骆驼要走过了，于是乞怜地道：

“骆驼先生……过去都是我不好，我是个傻子，你才是英雄。现在我是快死了，请你原谅我，救我一次命吧！”

“马先生，我早就劝过你，这里老虎渴死过，狮子饿死过，白象也毫无办法焦死过，不用说你。”

“是的，骆驼先生，我不自量力，想胜过你，不过现在我快死了。请你救救我吧，可怜我一点。你是宽宏大量的呀！骆驼先生。我

不错,它们的确是这样。但是这是命运,它们已经同命运争斗过,现在也没有办法了。

现在要说这只被人类捉去的小熊,到底要被人类怎么样处置呢?要是被老虎捉去,那被它充饥了是十九不会错的。可是人类是有好几种。

捉小熊人类是叫做猎户,他们捉到了野熊,并不是自己处置,是预备卖给别人的,他们要的只是有限的钱。如果大熊们知道这一点,只要拿点钱来赎回去,如果没有钱的话,也何妨用同样价值的死兽与野果来同猎户们交换。但是它们不知道,所以这买卖要让人们来做。

猎户将小熊给谁呢?这里有三条出路:一条是卖给屠夫,屠夫只是把小熊宰去,他并不自己吃,而是卖给别人的;一条是卖给动物园,动物园是把小熊养在笼里让别人参观;还有一条则是卖给马戏班,马戏班里的人类,会教它种种玩意,教他同猴子与老虎做朋友,变把戏给别人看。

这三条路,哪一条于小熊最合适呢?我们不知道。有人说第二条动物园的路最好,不用工作,而有吃有住;有人说第三条马戏班最好,可以各处游历,受人们的喝彩与掌声,而且学会了技艺,靠卖艺吃饭,不靠别人。但是有人说,这两种人生都是苦事,“不自由毋宁死”,还是让屠夫宰了好。要把这三条路让小熊选择,我想它选定了也会后悔。那么似乎应该让博学的人类来讨论了,但是既然有三种说法,自然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最好恐怕还是要让议会里多数表决,但这又是问题,因为表决的人类都不是自身。话说回来,这样的问题如果叫猎户站在小熊的立场来想,他睡在床上到饿死了还是没有法子解决。但是他有迅速的方法,就是站在自己立场来想,谁出钱多就卖给谁,不管他买去干什么。

起初自然想卖给屠夫,因为他们大部分的猎获物都是卖给屠夫的。但是屠夫不肯出比死麋还高的价钱,因为虽然熊掌是珍贵

同样光亮的阳光,同样新鲜的空气,使它们长得没有什么分别,大家对于它们很难辨别,甚至是它们的父母。

那么据大家猜想,这两只小熊,一定会有相同的前途了。是的,可是用人类的眼光来判断,这问题还需等待命运来决定。我们人类社会里,两个完全相仿的孩子,会一个在吃瓜子时多笑一声,就发生哽噎而丢了性命,一个则一直活到七十岁遗留下许多事业方才死去;两个相仿的青年,会一个先走一步或者为一个向右去,一个向左走的缘故,遇见不同的命运,或者一个堕入了情网,或者遇到惊吓,从此改变了一生路途,而另一个则平稳地下去。这样的事情是极其平常的。那么在熊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不错,没有多久,这两只小熊就遇到了分歧的路径。

这是一个夕阳快西坠的黄昏,它们为贪玩野景,一跑跑得太远,天已经暗下来,它们提议穿小道,拣捷径跑回家,于是两个人就飞奔起来。

跑过小丘是一行灌木,穿过灌木是一丛野草,就在掠过野草的当儿,一只小熊的脚被一只古怪的东西夹住了。这是人类放在那儿的捕兽机,被它夹住是无法逃避的。当时那只小熊一声呼喊,把还有一只小熊也吓住了。经过了多时的挣扎与援救,它们还是没有办法,于是商量结果,由另外一只熊飞奔回去,报告父母,请大家来设法。

这样,那只小熊飞着奔去了,而这只则在草丛里等待。在等待之中,它没有什么害怕,以为只要等大熊一到,就可以安然回家,但是在在大熊们未到以前,一丛火把亮了,过来的则是人类。

不知道另外一只小熊什么时候跑到的,也不知道大熊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寻不到这只小熊的时候,起了什么样的情绪。以我们人类的心理来说,它父母的悲痛是最难堪的,而那另外的一只小熊,从此就失了伴侣,将永远在原野之中,无论是露晨,月夜,会想念它的那位晨夕相对的朋友。